

六臣註文選

四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謂之明白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數表故尚書云數表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勸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陳事曰駁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善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德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遭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謀之下獄弄帝翰同善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治統曰洪大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衆官舉禹治之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善曰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求四方也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

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祖載羣士譽臻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繼統將弘祖業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與載髮俊並作如譽臻繼而至於孫卿曰下之扣上譬譽之應聲也濟曰統理弘大疇咨登階廣臻至也言武帝繼理大業亦咨嗟求賢廣召能事者故其衆上譽響應而陛下歡

聖纂承基緒也善曰陛下謂歡至者也

陽遷帝長安也日反日晚也言惟岳善作勤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也惟岳降神異人並

作間出善曰毛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統統竊見處士

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

犖犖角反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西都實曰

明英美也卓犖高絕貌言也向曰處士不從官者也淑亮

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初涉藝文升堂觀奧論語

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奧深也升堂觀奧言初學

則見道深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作襲聞不忘

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人

性淳和與天道合思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

謀深遠有若神明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

誠不足怪善曰漢書曰桑弘羊誰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

東嘗云書三策認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也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翰曰桑

弘羊能以心計事也潛深默識也言此二忠果正直志懷

人雖聰俊比之於衡級不足怪餘同善注忠果正直志懷

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善曰夫國闔一善言若

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察中正疾惡若讎

統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

絜白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

聞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

無以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封人何

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文侯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

子曰亦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
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 良曰言立衛於朝史
正廉能有 飛辯騁辭溢氣空滿 涌解疑釋結臨敵
可觀瞻 善曰空滿銳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 翰曰
有餘 空塵也涌起解對結岳也言辯論之辭盈滿之氣如
空氣也至於判疑解屈 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臨於所敵必綽有餘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牧行臣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牧行臣
之計必係單于之頭而制其命詭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
于也漢書曰况自詭賊賊 統曰屬 終軍欲以長纓牽
國典夷狄官詭奇也單于匈奴號 終軍欲以長纓牽
致勁越 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使軍使南越說
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素小者 弱冠慷慨前出
為冠纓也 向曰勁彊也餘同素汪

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善作 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且與為比 善曰說文曰懶傲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
代 衡且與為比 善曰說文曰懶傲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
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
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於陳琳阮瑀等典誦終軍
綽曰弱冠二十以上也謙猷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
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
才可與此數子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 善曰李陵
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
漢 良曰天衢雲漢以喻首領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
才 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

四門之穆穆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
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翰曰揚聲也
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 鈞
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后必畜非常之
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助漢官儀曰帝室
櫛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勳人安 銑曰鈞天廣樂

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后謂天
子省閭也畜養也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衛才有異觀可謂
國寶不可多得 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 五臣者之
得言少也 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鶯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
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 飛兔騷鳥 髮絕足奔放良
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騷鳥古之駿馬也又
樂之所急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騷鳥古之駿馬也又
盡其妙也 齊曰飛兔騷鳥皆駿馬名良 臣等區區敢
不以聞 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陛下篤慎取
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 善曰漢書劉歆
見 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
必効試願令衡以褐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 上
善無 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善曰漢書曰上
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善曰漢書曰上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善曰蜀志云諸葛其字孔明琅琊
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
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宜欲見之乎
先主遂詣見之及即位拜為丞相後主
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
中臨發上疏 銑曰駐漢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
分益州罷弊 五臣作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善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焉
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驅馬之秋 向曰先帝
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
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然待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云 五臣身於

善曰漢書曰上
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善曰漢書曰上

善曰漢書曰上
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善曰漢書曰上

善曰漢書曰上
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善曰漢書曰上

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善曰遇謂以恩相報也

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濟曰懈惰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三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入等皆追先帝顧

於陛下誠宜開張聖聽以先帝遺德恢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

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良曰恢大也

志士之氣不宜妄為輕脫引喻失義以拒忠諫之路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

知職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宮中禁

中若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宮中禁

若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宮中禁

若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宮中禁

若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宮中禁

若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宮中禁

若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宮中禁

若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宮中禁

若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宮中禁

若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宮中禁

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

良曰向寵蜀將也淑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

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眾臣舉以為率與謀國中之事必

能使其所宜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善本作傾覆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相靈也善曰同翰注翰曰頽壞也相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

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還參軍統留府事

統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

用故蜀之貞正亮明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善曰

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達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善曰猥猶曲也言曰曲蒙先帝自枉屈而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善曰趙岐孟

子章指曰十

是以眾議舉寵

為督愚

為營中

為營中

為營中

為營中

為營中

為營中

為營中

為營中

為營中

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崩奇臣以大事也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

不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

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雖之以死也

大事謂社稷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五臣曰瀘深入不毛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

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

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堯堯不生五穀曰

不毛向求俱切可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堯堯不生五穀曰

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今南方已定兵

甲五臣曰已足當帥將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善曰廣雅

勸也中謂諸侯也善曰廣雅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善曰廣雅

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良曰竭興復漢室

盡也善曰廣雅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良曰補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也舊都謂雍洛二

之故云至於斟酌規五臣曰益進盡忠言則效之禱

職分也善曰廣雅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

戮允等以章其慢五臣曰彰其慢善曰蜀志亮表

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善曰蜀志亮表

此先帝託委之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理我之罪以

先帝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謀試也毛詩曰載馳驅驅周爰

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清曰察視也臣不勝受

言當謀政事視純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良曰言不勝受思

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思

當遂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

曹子建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善

論諸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善曰魏志曰植

貴於與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受無功之臣雖有

譽與國謂服叛威遠也無善曰魏志曰植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善曰史記樂毅

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善曰魏志曰植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善曰魏志曰植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善曰魏志曰植

以能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也故

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

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善曰王符潜夫論曰故明

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

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

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

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詩刺素餐也昔

之封其功大也

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廣以伐魏宮之奇諫曰魏中統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勳在盟府孫毋子曰德厚者准廉節者曾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翰曰二號號仲號叔王季之親俱封於燕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子今矣正

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

幸矣

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 統曰升平太平也 而位竊階隱也言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矣

東藩爵在上列

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竊位也言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矣

身被輕暖口厭百

味

善曰孝經授神契曰甘肥適口輕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

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向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

厚故也

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

濟國輔主惠民

五臣作人 善曰爾雅曰濟益也濟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

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敷玄冕俯媿

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

五臣本

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

善曰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佳言曰或問太師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臣不暇安枕席混大也大和則大同也

故啓滅有苞

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善曰尚書序曰啓與

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

善曰殷周之先

簡良授能以方叔

善曰

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善曰

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善曰

昔耿弇不俟先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也

善曰

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

善曰

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而陵君

善同銑注 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也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

雍門馮齊烈士也越伐齊寇至齊竟雍門馮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齊其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

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

以功報主也 善曰尸子曰禹與利除害為萬民種也 亂曰龍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以靜

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五臣 其王

羈致北闕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

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然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

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交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

其綦小者為冠纓也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 齊曰屬

國夷狄官名纓統也單于匈奴號越南越也言羈統之使至

北闕稱此二臣者字 豈好為夸主而耀 五臣

俗哉志 善無 或鬱結欲逞 其字 才力輸能於明

君也 良曰謂賈誼統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太言於 昔漢武

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善

漢書文也 翰曰霍去病 固字 夫憂國志家捐軀

濟難忠臣之志也 善曰趙步孟子章指曰憂 今臣居

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違味者伏 五臣無

以二方未剋為念 善曰戰國策曰秦王生言蒙驩曰寡人 伏字

曰蒙驩言未靜也 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 銑

者有聞矣 善曰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大即世 向曰

先帝謂武帝也武帝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

將士雖死我亦聞前事也 雖賢不亡世宿將舊卒由

習戰也 善曰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 竊不自量志

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陞

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

軍當一校之隊 善曰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

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

彪漢書曰大將軍管伍部校尉一人也 濟曰效致也毛髮

喻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世之詔謂非當代所測度之

詔謂許行之詔也效臣錐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

曹真也一校偏師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五臣本

也謙不敢當大將 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

任書注曰統猶擅覽也 吳水戰故云偏舟 必乘危躡 五臣

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 五臣 權誠亮庶將

虜其雄率藏其醜類 善曰禮記曰夏后尚黑戎車東

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敵所復

之左耳也爾雅曰藏盡也又曰醜眾也 翰曰危險謂吳蜀

耳也虜獲也雄大醜惡也 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

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

吳關猶生之年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

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傳武仲與荆文帝遣使者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銑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 魏謂虛食祿之愧言我以起勝之功破虛祿之愧名 如微 書史筆為朝廷所榮雖身遭吳蜀所分斬亦猶生也 才不 五臣 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

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

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圍牢之養物非臣之所

志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九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罔養獸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閉也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畏人而已無餘志度曰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時亦何異為牢圍以養畜

也如此非我之本志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統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劉備挫折也濟曰流傳劉備也東軍謂伐吳之軍失守備也時曹休

為陸遜所敗故云此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讓却也

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讓却也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

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善曰七發曰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亦謂朱崖郡也

伏見所

以行軍五臣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五臣故兵

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

謂之神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恒密不可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問也變謂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

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五臣國家

之難善曰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義之士皆持不負之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

稱五臣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曰

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圍敗晉攻魏類以其景公

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善曰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

謂刻斬也景大也古無紙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

為典國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善曰臣聞明主使臣不

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善

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襄叔子西乞術及白乙

丙將兵襲鄭晉發兵廕秦兵於鞏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

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莊公大敗晉人以報般之役

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

魯會于柯而盟相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

相公令曹沫劫齊魯君其國之相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

曹沫三戰所亡盡復絕纓盜馬之臣救五百魯楚趙

于魯矣良同善注絕纓盜馬之臣救五百魯楚趙

以濟其難善曰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

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其

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

後舉火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皆絕纓然

肉不飲酒恐傷汝偏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

野人率三百餘人單功共闖遂大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

事而言趙者趙之誤也植時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遺諸朕為侯故有是引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弃世善作代善曰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

死謂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感先朝露墳溝壑

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善曰漢書李陵謂蘇婦曰人之夫先大馬填溝壑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向曰朝露猶不可以也壑坑言

為君長鳴也 濟曰昔騏驎駕鹽車上虞 盧狗悲號韓

坂通馮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也 國知其才 善曰戰國策曰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

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 大兎俱罷各死其後有田父之布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

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誦曰韓國之盧大齊之名 狗也然非號之義未聞也 良曰謫黑狗謂黑狗也齊人韓

國相狗於市遂有狗 是以效之齊楚 善曰 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善曰

言遠也 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 翰曰效效逞見也 狡兔東郭之兔捷疾噬咬也言狡兔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之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 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善曰楚辭曰長呼嗚

嘯貌也 銑曰惟思也於邑猶歎息也言己有志欲 立大馬之功自思無知己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 夫臨

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

也說文曰拊拊也 向曰博棋也企竦驚立竦拊擊節者識 慕之道如樂之音明 向曰博棋也企竦驚立竦拊擊節者識

已識其家之要行也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 喻以寤主立功 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

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 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於此

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於此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矣

囊中耳使遂盜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也 中原君竟與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曰

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 濟同善汪何况魏魏 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

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 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

大夫石賈進曰街女不貞街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 自致始不貞賢也 良曰魏魏盛貌街露也媒達也士自露

其能女不貞賢也 千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 善曰 容皆可醜也 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翰曰

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翰曰 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 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

共之者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 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冀以塵露

統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憂愁患害也 善曰謝 作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 善曰漢

書揚喬曰猶壁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 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 向曰言

已如塵霧之微螢燭末光也 是以敢冒其醜而獻 其忠知必 善本 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濟曰冒覆也醜謂自伏 媒術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可以人輕而廢其言也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聽曰垂聽謂顧 求通親親表 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

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 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 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 善曰禮記

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 江海稱其大者以 無不容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

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善曰公羊傳

文也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曰大哉歎美也夫天德之五臣無於萬物可謂弘廣矣

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曰能明俊德

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

也言化九族而平章明也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

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及周之五臣無文王亦崇厥

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曰善

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

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

邦也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是

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是

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

也風人詩人也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

謂歌其和美也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

以蕃五臣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

叔管蔡也良曰管叔蔡叔取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傳曰

公以二弟不和故廣封懿親咸以為王室之藩屏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

盟異姓為後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

位皆以同姓居允異姓為後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

奕而不離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

也銑曰骨肉謂兄弟也親親之義寔在躬固禮記

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

房詩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與九親猶九族良曰帝

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然敬也羣臣百寮蕃休

貌惠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與也羣臣百寮蕃休

遞上善曰列子曰巨鼈迭其五番休翰曰寮官遞迭也言眾臣百官

宿衛當番以下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

推惠施恩者矣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

人三略曰良將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銑

曰言我願迷居宿衛則所問家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

展舒也私室謂居宿衛則所問家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

以己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於親也至於臣者人

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善曰左氏傳曰申

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向曰言不

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絕其端緒禁固謂不許朝拜也不

敢乃望父氣類脩人事叙人倫善曰毛詩序曰成孝

類僚友也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

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

於胡越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

濟曰婚媾婚姻如路人也閼亦隔也言親戚兵隔亦猶是也今

相紀錄處皆如路人也閼亦隔也言親戚兵隔亦猶是也今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

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曰攀台階闕紫闈也

良曰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闈天子所

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然天實為之謂

結心情於天子之居神明知我心也

之何哉善曰毛詩國風文濟

退省五臣諸王常有

六臣註文選

卷三十七

六九三

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

四節得展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

全怡怡之篤義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

之家膏沐之遺咸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

百司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 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

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

親九族風雅謂鹿鳴常棣之詩也臣伏自惟省無錐刀

之用善曰東觀漢記黃香上疏及觀陛下之所拔授

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

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若得辭遠游戴武弁

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也武弁冠武弁

弁 統曰辭辭國遠游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

組佩青紱善曰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纁蒼纁篇

向曰組紱皆綬也言解諸 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善曰

侯朱紱佩將軍青綬也 濟曰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

取一勳 安宅居室執鞭珥筆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

漢書趙主彭謂朱軻曰彭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

問拾遺左右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

拾遺謂拾其遺也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

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善

毛詩序曰鹿鳴宴群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

刺兄弟不睦也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裝我

罔極之哀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樹伊

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善曰漢書

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

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善曰列女傳曰杞梁

既無所歸乃就其室而死其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

莫不為之悼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鮑行盡忠於燕

惠王王信謂而繫之鄭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

濟曰犬馬猶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則天應

知我也犬馬妻其夫戰死於官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鄭衍盡

忠於君燕妻信讓而繫之鄭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

降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爾 若蔡

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蔡之與日雖不

福始不為禍先 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禍先

先謂善也 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禍

植獨先表皆云然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

言者何也 五臣無何也字 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

也竊不願於聖代 五臣無何也字 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

物六字之數 善曰毛詩柘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

有弃子之歎 善曰毛詩柘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

風曰將安將樂 故轉弃子 濟曰修毒德憂怨也施惠

恥其君不為堯舜 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 五臣無也 翰曰言舜有聖德

崇光被時雍之美 宣頌章明之德者 善曰尚書

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 敢復陳聞者 善曰尚書

謹慎也 戰國策曰吳入取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奏鶴立

冒昧辭也 言獨守本國 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

也善曰尚書曰天聰明求自試表云伏惟陛下

濟曰自上聽下曰垂聽

讓開府表

羊叔子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

山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

荊州諸軍事又為軍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

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良同善注

臣祜言臣昨出 五臣無 伏聞恩詔按臣使同台

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

重之地 善曰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

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

曰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 翰曰常以

台同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爵祿厚也

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

為憂 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號曰言智少力弱雖

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 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

量不堪故以榮為憂

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

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

會 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勳尊位者則良臣不

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

讓開府表

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
反也先人敝廬謂相父舊居侯曰天威不遠顛覆又
復若此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顛覆又
也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
申乎知已純曰古人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已而
申於知已屈於不知已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善曰周
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小人輕小敢緣
向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
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也
晉化側席謂虛其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
正位以待賢也

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
於五臣無版築之下有隱才於五臣無屠釣之間善
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傳版之野孟子曰禱說舉於板
築之間郭暉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梓頭鐵杵也尉
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
良曰板築傳說也屠釣太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
甲賤而今五臣朝議五臣無用臣不以爲非臣處

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善曰賈賢不薦而謬
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顯之又不以爲愧已
破身矣此豈不大哉言甚大也翰曰雖朝議用我爲
得人而我處之不愧儻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
者遺才德於甲賤其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以未若
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善曰文武

開府等宰輔謂義同三司純曰兼文武謂爲將
軍兼儀同也儀同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臣所見
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兼節高亮正身在朝善

晉諸公讚曰善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
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向曰善執亮明也光祿大夫
曹芝黎身寡欲和而不同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曹芝
籍爲鎮東將軍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黎身簡德老子
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齊曰言代事與和而身節
不

光祿大夫李胤益政弘簡在公正色善曰王隱
謂公家之翰也新序閭丘印曰士之華髮頽頽而雖歷內
後用耳翰曰服事謂衣冠以事君也華髮頽頽而雖歷內
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翰曰內謂相外謂將
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
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善曰聖王得賢臣須
月諭君淮南子曰人主之居如日月之明也左傳季札曰曹
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
弗爲也或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純曰此選謂儀同三司
也越過三人也塞滿也言已偏蒙此選是不滿五臣皆曰
月諭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益益今道路未通作清方隅
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爲進

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善曰王隱晉書曰
督荊州諸軍事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不爾留連必
留連止前恩謂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

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
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善曰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
則於外恐至虞度之事有闕也良曰觸聖情
冒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陳情表
李令伯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爲
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

李令伯

李令伯

李令伯

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即縣區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賦賜收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年服然從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卒服然從尚書郎去官卒密一名庚 翰同善注

臣密言臣以險費風遭閔凶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幸曰真君少遭閔凶統曰險費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善曰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

舅奪母志善曰莊子田開之曰單約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奪而嫁之

祖母劉敗臣孤弱躬親善曰撫養其母不得守節善曰祖母方鞠我撫我畜我長我

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善曰李陵曰遠颯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子戒之謂二十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

祚薄晚有兒息善曰字書曰祚福也外無善曰菽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善曰形影相平善曰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平五情

大守臣遠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善曰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

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

首所能上報善曰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渙漢書注曰凡有洗馬前驅也廣雅曰猥頌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頌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者其舍人

峻責臣通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善曰落其首不能報此恩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

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善曰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若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臣善曰伏惟聖朝以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善曰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

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善曰毛詩

危淺朝不慮夕善曰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

不謀至夕善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

終餘年善曰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良曰餘年殘年也

母孫二人更相為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臣密

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臣密

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

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傳劉之日短也烏鳥私

情願乞終養善曰葛龔長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臣之辛苦非獨五臣蜀

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

共鑒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王實聞君之言銜

我辛苦天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

保卒餘年善曰禮記曰子小人行險以微倖僥與微同古亮切向曰庶冀保安卒終也冀祖母榮倖

俸之恩安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善曰漢書谷水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

門以報恩施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疾命子穎曰吾死後見夫人結草以亢杜回謂穎為穎所獲之後與秦將杜

回戰戰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謂穎為穎所獲之後與秦將杜

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丞相程青曰臣不勝犬

謝平原內史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

陸士衡上表謝恩 良同善注

陪臣陸機言善曰祭邑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銜曰諸侯之臣

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今故稱此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

兼丞張含賈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善曰

凡王封拜謂之板官稱拜受祗竦不知所裁中謝翰

成都攝政故稱板官板認拜受祗竦不知所裁中謝翰

不又也祗竦敬懼貌裁制也臣本五臣作出自敵國

善曰漢書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世無先臣宣力之

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富方

交受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克躬之聘楚辭曰獨

耿介而不墮銜曰先臣謂父祖也宜用效勤也言非有

於國耿介不獨也言負才德皇澤廣被東濟無遠

清契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擢自羣萃累蒙榮榮進

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善曰

帥尚書曰無遠弗届擢自羣萃累蒙榮榮進

曰羣萃而同氣賈逵曰萃亦處也入朝九載歷官有六

向曰萃聚也言按於羣萃之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服冕乘

軒仰齒貴游善曰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

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

曰冕冠也軒車也貴游謂與公子同游也施重

邀同列善曰臣冀漢書注曰邀凌也齊曰言施重

山岳義足灰沒善曰葛龔讓州碑文曰恩重山岳齊曰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善曰馬遷書曰沐也

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

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善曰

晉書曰爰瑜字世都馮熊字文龍顧榮字序先曹官名曰

曹武字道淵向曰言此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

計也陰蒙避迴崎善作嶇善曰言密自蒙蔽迴

列也廣雅曰列陳也濟曰陰蒙避迴訛發妹片言隻字

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善曰王隱晉書曰

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吝善曰

左傳子產曰諺云最爾之國杜預曰最小貌也說文區區

本懷實有可惡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

也悲痛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

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請徐偃請下御史

大夫曰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良曰

迫天威言逼天威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善曰

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開口左右結舌替夫論曰臣鉗口結

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子曰君者臣

之天也翰曰鉗以鐵為劫末莫大之釁日經聖聽

善曰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鉗口釁罪

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謂日經天子聽祭也

能不畏恨五臣作者唯此而已銑曰肝血謂赤心誠實

但志無所申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

隕越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摧墜君子杜預左傳注

如雷電之震左傳箴侯對宰孔曰小白寬頡於下也向

死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

散輩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子孟嘗君道中揚子

拖紫濟曰使我行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朝曰紅情

不除名爵散官之輩感恩惟各五情震悼善曰

子日色有五情踟躕善曰天踏善曰地若無所容善曰

若無所容也良曰羞悼驚也踟躕也踟躕也踟躕也踟躕也

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

雨之澤播及朽瘁善曰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

雲雨之澤澤也翰曰日月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

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善曰左傳

也著於冊書書曰延及平民翰曰削除也冊書定罪之書

夷亦平也平民凡民也言蒙天子昭察除其罪書為凡民也

則塵洗天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善曰

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猥辱大命顯授符虎善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向曰使春

頡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全虎符也謂授內史也使春

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

翼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

犯罪名已定而逃三避之謂之亡命餘同齊注 齊曰韓安國事深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馮故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欲使治之故隨詔拜為冀州刺史青細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令令所宜忝竊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夫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去良曰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汚濁豈能辱竊此位也 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

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善曰如淳漢書注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良曰喜謂喜得便也 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

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善曰李陵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論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闕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轂屏營惶惶也

勸進表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者亦涕而遣之

劉越石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匹磾在冀州此表勸睿為天子是為文帝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五臣無

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

頓首死罪上尚字 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聞天生蒸民善作樹之以君所以對

越天地司牧黎元善曰左傳鄭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鈞命揚司天牧養也言衆人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以奉之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之祀苟悅申地神明依人而行故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

而臨之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社稷特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

風式固萬世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良曰仰瞻遐風用繫無由從也言使宗子繼

者將以大振遠風堅固萬代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

帝肇基景命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書王曰至于大王肇基

王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天命又附著於下無不從其繼絕之道也

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善曰世祖武帝不顯考

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 翰曰三葉謂宣景文